

春色漫漫怪異談

「對了，妳有收到宿舍須知了嗎？」男人忽然問道。

「啊……」葉姍姍這才想起管理員塞給她的那張紙，從包包翻出來後，攤在桌上一看，她的眉頭頓時皺起來了。

印在紙上的注意事項非常奇怪。

一，晚上在宿舍裡不要喊出名字。

二，晚上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千萬別回應。

三，宿舍半夜不會有人在門外喊你名字，如果有，請當作沒聽到，

或是打給管理室。

四，鈴聲響起時請立刻躲進屋子裡，這是黃衣人出現的預告，它會

帶走你。

五，不要被白布纏上，不要直視白布。

六，小心黃衣人小心黃衣人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葉姍姍不安地看著宿舍須知，對於上面的每條細項都難以理解。

「不能喊名字，鈴聲響起要躲進屋裡……這、這，太奇怪了吧？」她心慌意亂地說著，「哪條法律有規定不能喊名字？我今天明明才喊過你。」

一根食指輕輕按在她嘴上，阻止她說出接下來的話。

「噓，現在是晚上，不能說出我的名字。」男人低聲說道，「宿舍規定必須要遵守，違反規則會有危險的。」

葉姍姍頓時食欲全失，不敢置信地看看那張紙，又看看男人。

「妳現在知道這層樓為什麼沒什麼人了吧，就是因為這些規定。」男人嘆了口氣，「所以今天看到妳時，我才會那麼驚訝。」

「不是說這層樓沒什麼人，是因為好幾間房間管線老舊要翻修嗎？」葉姍姍搬出管理員的說詞反問。

「那只是對外說法，大部分的人搬進來沒多久，就受不了這些規定，很快搬走了。」男人嚴肅說道。

「這又是什麼？」葉姍姍食指用力戳著紙上的「黃衣人」三個字，臉色有點不太好看。任誰在搬進來後才知曉要遵守一些莫名其妙又詭異的規定，都難以接受。

「他是某一天突然出現的。」男人皺眉，「總之一定要小心他，千萬不能與他面對面，否則會被帶走的。之前的五〇一房客，就是遇到黃衣人而消失的。」

葉姍姍頸後的寒毛都要豎起來了。

她想起白天時他所露出的表情，接著又想起人資小姐將鑰匙交到她手上後鬆了一口氣、並且快步離去的樣子，彷彿這裡有什麼洪水猛獸追在身後。

「難怪這裡租金這麼便宜……該不會老闆覺得屋子空置很不划算，所以才降租金，吸引不知情的員工搬進來，好再賺點小錢？」她越說越覺得是這回事，同時暗惱自己先前沒有打聽清楚。

但現在要搬出去也不可能了，距離正式上班沒幾天了，短時間內她是絕對找不到比這更便宜又更便利的房子，最重要的是……

葉姍姍偷偷覷著男人，他正端起碗喝了口湯，舌尖舔過下唇，襯著唇下的那顆痣，性感得讓她瞬間把詭異的宿舍須知暫時拋到腦後。

反正只要好好遵守，應該就沒問題吧。

「不能叫名字的話，我又沒什麼暱稱或綽號……」她咬著嘴唇，目光掃向房門時，忽地靈機一動，「我住五〇五，叫我小五吧。」

「那妳可以喊我阿肆。」男人接著說道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四？」她想到他自報的門牌號碼，反射性問道。

「是肆無忌憚的肆。」他笑著說道，「但也通四沒錯。」

「阿肆。」她小小聲、試探性地喊一次。

坐在對面的男人笑得更溫柔了，他伸出手，覆在她的手背上，「別擔心，我會幫妳習慣這裡的。」

她開始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，幸運的是，公司的加班文化沒有太盛行，準時下班不會挨上司的白眼，所以她每次都能在六、七點左右回到宿舍。

至今為止，宿舍須知上的黃衣人、鈴聲、喚名聲等情況，她都還沒有遇到過。

她鬆了口氣，對於這個地方是越住越習慣，而且還有阿肆在。

她為了避免晚上失口喚出阿肆的本名，連白天也這麼叫他了，他也直接喊她小五，低柔的語氣總是撓得她耳朵癢癢的，心也癢癢的。

她是在北區的辦公室上班，阿肆則是在南區，宿舍剛好在中區，方便兩處的員工來回。既然無法在公司見到他，她更要把握在宿舍的相處時間了。

旁敲側擊過他沒有女朋友後，她邀請他上門吃飯的頻率變高了，與他面對面坐在小桌子前，聽他稱讚她的手藝，她的臉頰溫度就會升得比平時高。

好像新婚夫妻的感覺啊。她害羞地想，斟酌著哪時候適合開口告白，

她覺得阿肆對她應該也是有好感的。

懷抱著這個小小的煩惱，她迎來了星期五。這一晚她跟同事去唱歌，回來的時間比平常還要晚，一踏進家裡，疲憊感一口氣湧上來了。

她卸好妝，打開蓮蓬頭要洗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，忽然聽到有人在唱歌，唱的還是她大一時的流行歌。

她關掉水，豎起耳朵聽了聽，發現聲音是從隔壁傳來的；與此同時，鑽進耳裡的還有嘩啦啦的水聲。

這似乎是她第一次跟阿肆同個時間洗澡，她沒想到牆壁隔音竟然這麼薄，可以聽到他的歌聲。

唱得不錯嘛。她暗暗評價，重新打開了水，在水聲與歌聲中，享受熱水的澆淋。

不知不覺間，歌停了下來，她以為對方已經洗完澡了，不以為意地

繼續沖洗，沒想到卻聽到一陣低低的喘息。

她把水量調小，喘息聲更清晰了，甚至因為浴室回音而出現了放大效果。

「哈啊、哈啊……唔嗯嗯，啊、喔……」

她一下子就認出那是阿肆的聲音，在意識到對方是在自慰後，她漲紅臉蛋，不知所措地僵立在蓮蓬頭底下。

她咬著下唇，臉上熱度越來越燙，卻還是忍不住伸出手，將水量關小一些，這樣他的呻吟就更明顯了。

她站在溫暖的水簾中，閉上眼睛，就彷彿有人在她耳邊性感低喘。

男人顯然不知道牆壁的隔音這麼差，肆無忌憚地粗喘著，越來越重，越來越短促，彷彿要被沉甸甸的歡愉逼到了極致。

她不只耳朵發癢，下身也隱隱地透出一股酥癢。明明知道沒人在看

她，但她還是緊張地四處張望一下，白煙瀰漫，水氣氤氳，浴室裡只有她一人。

她的手沿著小腹慢慢往下，在腿心間摸到了不屬於熱水的滑膩感。

只是聽著阿肆自慰的喘息，她就濕了，這個認知讓她的臉蛋紅得似有火燒，但她還是控制不住手，食指與拇指捏住如同小豆豆般的花蒂揉了起來。

她瞬地仰起脖子，觸電似的快意竄過她的後脊。

「唔嗯……嗯嗯……」呻吟流瀉而出，她怕被人聽到，連忙用左手背堵住嘴，但還是有細細碎碎的細響滲了出來，幸好被水聲蓋過。

她的手指隨著一牆之隔的男人粗喘頻率而加快，神色被欲望所籠罩，眼神越漸迷濛。

好舒服，還想要更舒服……她腦中只剩下這個念頭，原本揉捏花蒂

的手指轉而撥開兩瓣花唇，黏膩的汁液潺潺淌出，在指間牽扯出細絲。

她閉上眼睛，想像著阿肆站在她身後，是他的手指在撫弄小穴入口，甜蜜的顫慄遊走在四肢百骸，腳趾頭不由得蜷了起來。

「哈啊……啊、呃……喔喔……」

阿肆喘得厲害，她腦內的想像就越發逼真。他從身後抱住她，藉著她源源不絕的愛液，輕易地就插進小穴裡，翻攪、戳刺。

她白嫩的腳趾越蜷越緊，身體在微微發著抖，快感如同漲潮的海水般不停向她湧來，小穴裡的嫩肉縮緊著夾住手指，像是主動在索求。

體內好濕好熱，她流出的愛液順著腿根滑落，與熱水混合在一起，快感在不斷攀升，蒸騰得她要頭暈目眩了。

阿肆、阿肆……她無聲呻吟著這個名字，穴裡的手指動得更快了，把小穴操弄得濕漉不堪，有一簇簇酥麻的火花在裡頭綻放。

她想像著阿肆舔著她的耳朵，用他的勃起頂著她的臀部，一下一下

撞擊著，手指配合這個律動，操得緊熱的媚肉像要融化一樣。

「哈啊、哈啊、哈啊……嗯嗯、嗯嗯……呼嗯……」

阿肆的低喘不停撩撥她的神經，她的睫毛飛快煽動，身體熱呼呼，小穴濕答答，甘美的酸意累積再累積，快要衝破堤防了。

只要再一下，她就可以抵達臨界點了。她的鼻息短促激烈，恍惚中好似可以聽到手指快速抽插所發出的咕啾咕啾聲。

她咬著手背，加快手指動作，聽到阿肆激烈的喘息透了過來。

「咕嗯嗯……要射了！」

她埋在嫩穴裡的手指一勾，倏地摠到了敏感點，她腰骨一軟，強烈的酥麻頓時洶湧而出，濕漉漉的甬道縮緊再縮緊，抑不住的甜美哆嗦流竄於全身。

直到這時她才敢放下左手，小小聲地喘著氣，品嚐著這波快樂的餘

韻。

而隔壁依然迴響著阿肆射精後的粗喘，聲線色情得讓她好想看看他的表情、他的身體，還有被他握在手裡的那根火熱柱狀物。

她為這個念頭而臊紅了臉，匆匆洗過澡後，把自己扔在床上，讓睡意逐漸地把她吞噬。

夜深人靜，她睡得正香，忽然有鈴聲傳進耳裡。

是誰家的電話在響？她不滿地呢喃一聲，把被子拉到頭頂上蓋住，只以為是樓上的住戶到現在都沒睡，在擾人清夢。

鈴——鈴——鈴鈴——

鈴聲越來越重、越來越響，她受不了地睜開眼睛坐起來，下意識瞪著天花板。

要不要讓人睡覺啊，她氣呼呼地嚷道。

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——

「。

「。

當她的名字被喊出來時，她愣了下，隨即一股涼意鑽進腳底板，一粒粒的雞皮疙瘩都從皮膚上浮出來了。

那根本不是樓上的電話聲，而是來自她的屋外，是誰在門外敲門跟呼喊她的名字？

她驚恐地抱緊被子，連燈都不敢開，就怕被門外的人察覺到她醒了。
喀啦啦啦啦啦。

門把像是被人握著用力晃動，發出一連串吵雜的音響，彷彿想要闖進來。

「咿！」她控制不住地發出驚叫，隨即趕緊用力捂住嘴唇，暗暗祈求著對方不要聽到。

「■■■，我來找妳了，快出來……」聽不出是男是女的聲音在門外呼喊道。

她縮著身體，儘管捂住了嘴，但牙齒的格格打顫卻停不下來。

這扇門夠厚夠堅硬嗎？會不會被人破門而入？如果鎖被撬開了，對方闖進來怎麼辦？她害怕得不得了，大腦裡一片空白，身體僵硬難以動彈。

「■■■，出來喔。」

又是一聲呼喊，語氣裡的濃濃威脅讓她打了個激靈，就是這一瞬，彷彿下在她身上的定身咒被解開了，她急急忙忙地伸手探向床邊矮櫃，想找到手機，卻先摸到一張紙。

是那張宿舍須知。

她想起了其中兩條。

晚上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千萬別回應。

宿舍半夜不會有人在門外喊你名字，如果有，請當作沒聽到，或是打給管理室。

管理室……對！管理員一定比警察來得快！她彷彿看到了救命稻草，小心翼翼地下了床，不敢發出太大聲音地拿起牆上的話筒，按下管理室的號碼。

嘟嘟，響了兩聲，管理室的電話就被接通了。

「喂喂，我是五〇五的住戶，有人、有人想要闖進我的房間，你快上來幫我把人趕走。」她驚恐地說道。

「尊敬的住戶您好，這裡是管理室，管理員過十二點就不會在位置

上，請問您要將這通電話轉給誰？」從話筒裡傳出了不帶起伏的機械音。什麼？她怔怔地瞪大眼。不是說可以向管理室求助嗎？為什麼管理員會不在？這棟宿舍明明是二十四小時有人值守才對啊！

「尊敬的住戶您好，請問您要將這通電話轉給誰？」機械音又問了一次。

「五〇四！五〇四房！」在瘋狂的敲門聲中，她脫口喊出了鄰居的門牌。

「好的，我現在立即為您轉接。」

她握緊話筒，害怕地看著門口方向，就怕一個錯眼，大門就會被人粗暴撞開。轉接的音樂悠揚又悅耳，但她只覺得度日如年，每分每秒都被拉得極為漫長。

「■■■■，■■■■，快點回應我。」

在門外之人的暴喝聲中，話筒裡總算傳出了猶如天籟的聲音。

「喂？」

「阿肆、阿肆，有人在我家門外！怎麼辦、怎麼辦？」她驚慌失措地喊道，已經顧不得自己的聲音會不會被外面的人聽到了，只要阿肆能清楚聽見就好。

「妳待在家裡不要動，我先出去幫妳看看。」阿肆吩咐道。

他的聲音帶有安撫作用，她懸著的心頓時落了一半下來，她點頭應好，殷殷叮囑，「阿肆，你要小心一點。」

她緊張地盯著門口，發現呼喊名字的聲音在變小，門把被轉動的喀啦聲也消失了，只剩餘斷斷續續的敲門聲。

到後來，敲門聲也隱沒於寂靜中。

她側耳傾聽一會兒，發現真的沒聲音了，不由得大著膽子接近門口，

就在這時，突然響起叩叩的敲門聲。

「呀啊！」她驚叫著向後跳開，戰戰兢兢地盯著門板。

「別怕，是我，可以開門了。」阿肆的聲音從門外傳來，「現在可以開門了。」

她迫不及待打開門，看見站在外頭的人正是阿肆，走廊小燈映照下，那張俊美的臉龐看起來溫柔得不可思議。

「阿肆……」她哽咽地撲向前，雙手用力地抱住他，眼淚不受控地流出來。

「噓，沒事了，沒事了，有我在。」阿肆輕拍她的背，低頭吻著她的髮旋、她的額頭，又極其輕柔地吻去她的淚水。

在意識到帶來溫暖觸感的是他的唇後，她忍不住仰起頭，踮起腳，主動吻住他。

阿肆似乎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反客為主地含住她的唇，濕軟的舌頭探進她的嘴裡盡情攪弄。

他一邊吻著她一邊摟住她的腰將她帶進屋子裡，大門被反鎖關上，阻隔外面的燈光，但即使屋內黑漆漆的，他還是能將她送到床邊。

在她的背貼上床鋪時，這個過於濃郁熱情的吻終於被中斷了，她看著俯在她身上的阿肆，他的陰影完全地籠罩住她。

「我的床很大，你可以、可以留下來陪我嗎？」她鼓起勇氣說道，心臟還在因為方才的親吻急速跳動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他又低頭啄吻她的唇，替她蓋上被子後，在她身邊躺下來。

她不自禁地握著他的手，微涼的體溫卻莫名地讓她心安。

恢復安靜的夜晚裡，聽著彼此的鼻息聲，她閉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